

人间亲情

母爱

●蔡崇熙

母亲不仅会临行密密缝
也会拿着剪刀握着发梳
为乖巧爱子剪一头童颜

简单的岁月
朴实的家居
没有的是锦衣玉食,养尊处优
有的则是谋生不易,年年生子

母亲专注的神情
就是不甘心剪发的钱让别人赚

孩子童稚的憨笑
根本不知老母挨饿省着辛
苦钱

还有背后这死囤仔
还天饱吵的在添乱
哪像现在——

第一胎看书
第二胎学猪
一张老旧破床
躺着五六只不同的生肖
一碗粗饭
父亲嚼成细粥
一口一口喂入小犬的嫩嘴

唉
何时被风雨刮削原本妍丽
俊秀的脸面
孟婆汤的日子
早已让我们忘记如何长大

成人

但我们永远记得——
离开老家的刹那
阿母那双倚门痴望的泪眼

老有所为

我是一名“修理工”

●陈青廷

俗话说,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才能继续发光发热。人的一生,一旦进入老年,退休回家,发挥余热的方式各种各样,既可以像雷锋同志那样面对面地帮助别人,也可以待在家里,根据自己掌握的技能,帮家人和邻居做一些有益的事,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让心态变得更加积极与阳光。

两年前,我从单位办理退休手续回家以后,根据自己的爱好与特长,除了经常创作一些文学作品,还时常利用自己掌握的一点小技能,充当一名“修理工”,在自己家中和左右邻居家里敲敲打打、修修补补,帮助家人和邻居解决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让他们更好地集中精力安心工作,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近两年,我家和左右邻居的家里,只要出现电源线老化导致短路跳闸,或是供水管锈蚀造成漏水与水龙头不慎出现滑丝等情况,我都会挎上工具袋,带着早已准备好的各类工具,到现场

进行修理。
邻居们在生活中出现一些日常用具的小问题,也会习惯性地告诉我。譬如,生活中,家里门窗衣柜、橱柜的活页坏了,厨房或卫生的下水道堵了,门外感应的小夜灯坏了,或者房子某一处瓷砖松动之类的,只要告诉我,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前去帮忙修理。

去年盛夏的一天,我楼上邻居家的一台挂式空调不制冷,打电话问我是什么原因。我接了电话,二话没说,立马带上工具袋到他家,对空调进行了一番检查。我发现,空调里缺少氟利昂,空调过滤网也没有及时清洗,导致制冷效果差。于是,我取下里面的过滤网进行清洗,并让邻居买回一瓶氟利昂,补充到空调里,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里,作为一名退休老人,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并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帮助他人,实现自我更加精彩、更加美好的夕阳红!

亲情故事

父亲的板车

●黄廷付

小时候,我们家没有板车。平常下地干活,父亲都是一只手牵着牛,把犁子扛在肩上,用另一只手扶着。有时候父亲也会用木拖车拉东西,把犁子和耙都放在上面后,我还可以坐在耙上,这样就像一辆简易的板车,只是没有车轱辘。老牛在前面拉着木拖车,父亲牵着牛,嘴里不时喊着“驾驾”,洪亮的声音在村子和田野中回荡。

拉庄稼的时候就没办法了,只能等人家的板车闲了才能借来用,但这样的时间多半都是晚上。有一次,父亲拉着满满一板车麦子,在转弯的时候,一下子翻了车,一车麦子全都泡在水沟里。父亲费了老大劲才把那车麦子捞出来,由于麦子泡太久了,生了芽子,磨出的面都不好吃。

那年夏天,父亲终于狠下心来,请木匠打了一个板车框,但车轱辘却一直买不起。直到黄豆都要收割了,父亲才不得不找亲戚朋友借钱,从供销社把车轱辘拉回家。

那天之后,板车好像成了农忙时父亲的床。累了,他就在板车上睡会;醒了,他拉着板车去干活。那年冬天,父亲还拉着板车去50公里外的火车站拉煤,一天一夜跑一个来回,能挣10多块钱。在把买车轱辘的钱还清之后,父亲就不再去拉煤了。

父亲说不是怕累,是心疼板车,好不容易置办一辆板车,压坏了,咱家可没有第二棵板车了。

我读高中时,父亲拉着板车又出了一趟远门,这次是送我去县城读书。八月的早晨,天还很热,父亲把我的小床和被子以及生活用品,装了满满一板车。装好后,父亲非让我坐在板车上,我拗不过他,他的理由是我的脚板嫩,20公里走下来,肯定会起泡。

在上坎的时候,我看到板车的绳子把父亲的肩膀勒出很深的沟,父亲的衬衫也被汗浸透了,我再次央求父亲,让我下来帮他推车。父亲没有说话,脚下却又加了力气,直到上了坎,父亲才说:“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以后才不会像我这样,整天拉着板车谋生。”

父亲最后一次拉板车,是拉着母亲去外婆家,这是母亲说的。母亲说:“那天你父亲拉着我回家的时候,走得很慢,和我说了一路的话,感觉他好像要把一辈子的话一下子全都和我说完一样。”

那以后,父亲真的走了,离开了他耕耘了一辈子的土地。如今,那辆板车还在,和父亲使用过的农具一起,都安放在老屋。老屋里还留着父亲当年的照片,每次去老屋,我仿佛还能听到父亲温暖的笑声。

人间烟火

小满的“孩子”

●董全云

小满到了。在乡村,“小满”是一个美好的词语,意味着“圆满”“美满”。

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墙外的园子里不知什么虫儿正扯着嗓子唱歌。菜园里的青菜叶子碧绿,茄子已经开了几朵奶黄色的小花,黄瓜顺着搭好的瓜架往上攀爬。天气逐渐热起来,母亲说热是好事,见热万物长。

二大娘正在地里挖苦菜,她说:“小满食苦,一夏不苦。”她准备给家人凉拌一个菜,再烙几张苦菜饼,绿莹莹的,配点新蒜捣的泥,滋味美得不能说,还清热去火。

小麦一天一个样,正在走向饱满、成熟的路上。掐一个麦穗,绿色的麦粒儿颗粒饱满充盈,人们已经可以嗅到麦子的清香气息。这要搁前些年,人们已经开始修整晾晒的场地,赶大集。男人们从阁楼取出镰刀,蹲在地上,在青石上磨出明亮锋利的刃。

他们一边用手指在明亮的锋刃轻轻刮动,一边笑着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女人们则开始整理往年装粮食的袋子,给破损的地方仔细地打上补丁,这可丝毫马虎不得。她们细心地将袋子一个个摞起来,再找好系口的绳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小满一过,父亲开始一趟趟跑进麦

田,仿佛也长成了一株麦子。麦子有大麦小麦之分,大麦的穗子细长,麦芒更是细长,在粗壮的小麦田里悠闲地随风起舞。人们播种时可没有它们的种子,也不知它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时候人们还是执着地把它们一根根地从麦田里剔除出去,可是到了第二年,这块地里依然还会出现它们的影子。咳,不管是大麦还是小麦,它们都是小满的“孩子”。

路边的杏树茂盛的绿叶间,掩映着一个个金黄的大甜杏。麦黄杏、麦黄杏,仿佛有人在召唤它们,不管大的小的杏树,一到小满,枝头上的果子就不约而同地变了颜色。哈哈,它们也是小满的“孩子”。



亭中观景

李荣鑫 摄

父亲的“遗产”

●王芙蓉

的爱,他用火一样的热情和一颗感恩的心,深情地爱着家乡的故土,因为顺着他生前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桌子上新印刷书和墙面上悬挂对联。

父亲的一生,始于不幸,却生生地用满腔的热情和不懈努力活成了最好的模样。两岁时,他的父亲病逝,母亲改嫁,他和祖母相依为命,后被送至舅舅家,从此,幼小的父亲便和舅舅、舅妈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父亲从一个工人做起,工作的间隙除了看书还是看书,后来因文字功底扎实,成了当时的厂长秘书,之后又因工作突出调到了厂团委,最后又到了厂宣传处。

在宣传岗位上,他创办了第一份内刊,设计了厂徽,创作了厂歌的歌词,编写了第一本企业文化员工手册。去年,单位建厂史馆,他

不顾年迈多病,来回奔波,和年轻同事不分昼夜修订厂史,最后还以蓬勃的热情为厂史馆写下一篇洋洋洒洒的赋,被镌刻在如今建成的厂史馆醒目位置。

退休后,父亲并没有放弃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他重习草书并不断从历代名家名帖中汲取营养,成功举办了三次个人书法展。65岁时,他重新学习楷书。父亲热爱家乡,从2005年动笔撰写一副副对联,十多年间,他斟字酌句,直到去年才把长对联修订完成。

父亲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人生是用来奋斗的!奋斗的人生是值得骄傲的!父亲走后,并没有给我们留下过多的金钱,但是父亲留给我们一种可贵的精神,那便是历经苦难依然饱含深情,依然奋斗不息!或许,这便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好的“遗产”。

带父母去旅游

●颜存舒

游,实现了我“带父母去旅游”的梦。

与父母一起旅游,是一种幸福。他们一听说要出去几天,而且是去爬山,就提前做好了准备。两个孙子的衣服、裤子、鞋袜、帽子,一股脑全塞进包里;奶粉、水杯、勺子、暖瓶,一样不落;毛巾、雨伞、牙刷、背带,日常生活用品样样不忘;果品、点心、饮水、药品,凡是应急可用之物全都备着。父母不仅为我们的出行增加了许多底气,还让我们少操了心,大有“父母在,四海皆可成家”之感,心里暖暖的。

为了避开人流扎堆的高峰之地,我和妻子规划前往一个森林公园,这是一个AAAA风景区,景色秀丽,生态原始,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游玩。在爬山的过程中,父母起初兴致不高,总说我和妻子不该花这冤枉钱,还说那山脚的风景在老家周围随处可见,总觉得不值。

进入景区后,我们沿着青石台阶而上,景色越发撩人,父母的抱怨声也渐渐变少了,再加上两个孩子兴致高昂,开心地喊着叫着,立刻就把原本有些沉闷的气氛打破,大家都变得开心快乐起来,脸上洋溢着满满的笑,一步一步向山顶走,游劲十足。

一家人一起爬山游玩,孩子就

是快乐调节剂,一路上,孩子笑,我和妻子笑,我们笑,我们的父母也跟着笑,这是平常在家中很少能够看到的温馨画面。偶尔走累了,孩子还会调皮地缠着大人求抱抱,这个时候,尽管我们都有点累,但父母依然争着抢着去接,生怕我和妻子一不小心抢了先,一把将孩子搂在怀里,轻轻地在屁股上拍两巴掌,满心怜爱地责备道:“打你个小懒虫。”逗得孩子哈哈笑,我们也跟着笑。

一路上,父母时而跟在我妻子身后,时而快步领路在前,时而与我们并排前行,遇到美丽风景,也会高兴得像个孩子,用手指给我们看。在路上,遇到别的游客坐轿子,母亲会停下脚步多看几眼,然后笑着告诉我们,这个场景与电视里演的一模一样。

在走高空玻璃栈道时,父亲恐高不敢走,两个孩子扯住他的衣角生拉硬拽,吓得他直接蹲在地上不肯挪步,像孩子一样惊叫不已。看到这个场景,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曾经牵着父母的手活蹦乱跳的自己,幸福而又甜蜜。

和父母一起去旅游,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孝,父母的开心和快乐,就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心头最大的幸福。

房头的鸪开始鸣,还有布谷鸟儿,一声声叫得令人心慌。燎麦子的香味开始在灶火前弥漫,一把麦子,在火上转着圈,麦芒扑簌簌地掉到火内,不一会儿就可以闻见诱人的香味。趁着热,轻轻揉搓,吹去麸皮,吃得人满嘴的黑,那个香味是这个季节独有的味道。

村里的磨盘也清洗干净,只等新麦入磨。明代刘若愚在《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中记载:“取新麦穗煮熟,剥去芒壳,磨成细条食之,名曰稔转,以尝此五谷新味之始也。”宋代诗人欧阳修在《归田园四时乐春夏二首》中白描出小满农家情形,“南风原头吹百草,草木从深茅舍小。麦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

至于为什么只有“小满”而没有“大满”,其实是在阐述一个“过犹不及、盛极必衰”的道理。

小满,满而不盈,这或许才是最好的状态。

幸福空间

院子里原来有一株木麻黄,近一层楼高,阿炮船长在选址建房时就有了。木麻黄在沿海地区比较常见,它可以防风固沙。阿炮船长的新家背山面海,那时周边只有两三户人家,其余大部分还是田地,只是已经没有耕种。

从阿炮船长的新家到海边也不过200米,站在楼顶就可以直接看到蔚蓝色的大海,那是阿炮船长毕生深耕的蓝田。或许是靠近海边,风比较大,可以用来挡风;又或许是刚建房子,院子里还没有其他什么绿化,那株木麻黄树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一株木麻黄就是一整个夏天。那时院子的埕地还未铺砌,都是泥土,一到下雨便会现大大小小的坑。小毅夏天里经常会拿个小板凳和伙伴们一起坐在树下乘凉,背靠在地上数着从木麻黄头顶飘过的团团白云。

小毅喜欢听知了在木麻黄树梢此起彼伏地鸣唱,那是宁静夏天午后唯一的音乐,直到后来有了台收音机,可以播放小虎队的磁带。他也喜欢捡树下的水果实,瞄准地下的坑扔去,想着有一天能把坑填满。有时他还和伙伴们在树下互扔小果实,一直到太阳下山,母亲喊他进屋吃饭。

有树怎能没有秋千呢?多遗憾啊!小毅这么想,阿炮船长也这么想。他找来两条粗粗麻绳,在树下转了几圈,相中其中一根较粗的枝干。阿炮船长双手抓住枝干,用力荡几个来回,确定能承受得住重量后,才将粗麻绳牢牢系在枝干上,并在绳子的末端各打了一个环。

阿炮船长又从隔壁村的造船厂要来一块造船时剩下的废料,裁直磨平后,把船木板穿在麻绳的环里,然后反复调整高度,直到木板基本平衡,一个简易的秋千就做好了。阿炮船长激动地把小毅扛在肩上,父子俩站在树下,看着有趣的风儿推着秋千开始晃荡起来,都乐了。小毅呼喊着,高高举起双手。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能玩上秋千在村里是件令人羡慕的事,更何况是在自家院子里。除了上学,小毅几乎都在木麻黄树下玩耍,在秋千上晃荡,久了,花样也多了。有时他张开双臂,像飞机那样飞;有时他一边荡秋千,一边大声哼上不着调的歌;有时他也会拿本书,坐在秋千上复习……就这样,秋千陪着小毅荡过一年又一年。

木麻黄树下还是个玩玻璃弹珠的好地方,三五好友在树下可以玩上一下午。小毅在村里可是玩玻璃弹珠的高手,那抽屜里一盒盒彩色的玻璃弹珠战利品便是见证。地上挖个小小的坑,或深或浅,坑边沿再画个圆圈,游戏便可开始了。小毅的力度和方向把握得好,每次总能赢满满的一口袋的弹珠。

或许是绳索日复一日地摩擦,有一天,木麻黄树的枝干突然断了一截,只留一条绳子孤单地挂在残存的枝干上晃荡,小毅从秋千上摔了下来,幸好只是吓着。

后来,阿炮船长重新修建了院子 and 围墙。院子的埕地铺设大理石,但留了一个房间大小的空地用于种植,那是木麻黄树所在地。围墙也砌了半层楼那么高,秋千再也晃不到外面去了。

为安全起见,阿炮船长不再修木麻黄树的秋千,而是在靠近木麻黄树的围墙上和房子外墙上各打了一个带钩子的膨胀螺丝。母亲手比较灵巧,她用阿炮船长带回家的编织渔网用的绳子,织出了一个秋千,两头分别挂在钩子上。

新的秋千不仅能容下两个人一起坐,还能整个人躺在里面,闭上眼,悠悠摇晃,听知了在鸣唱,享受木麻黄树用枝叶扇着带来的风。

木麻黄树下

●邱于益